

小说回旋跨层内在悖论

——广义叙述学一个问题的商榷

石薇琳

[摘要] 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认为回旋跨层情况是存在于叙述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本论文基于《广义叙述学》，以小说为例建立叙述时空二维坐标图，以探讨记录类虚构型文本中回旋跨层的三种情况，对其内在时间、逻辑悖论作出反思，以证明自指悖论并非不可调和。其中，“预言模式”下的回旋跨层小说，其悖论被悬置隐藏，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全面席卷”下的回旋跨层小说，可以在其回旋跨层机制关键环节落在可做“巧合之解”的情况下，利用巧合、雷同等解释拒绝回旋跨层机制，从而绕开悖论。笔者最后提出“偷听模式”，此时次叙述文本作“动态”处理，回旋跨层悖论则被彻底消除。

[关键词] 广义叙述学 回旋跨层 悖论的反思

DOI:10.13760/b.cnki.csalt.2015.0023

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提出一个叙述悖论的问题——回旋跨层。回旋跨层机制多出现于小说，其内部卷入了时间和逻辑上的悖论。赵毅衡先生认为这种自指悖论是根本性的，然而这样的悖论却并非不可调和。本文在厘清回旋跨层机制的三种不同情况后，分别对其内在时间、逻辑矛盾进行辩解，最后，笔者提出“偷听模式”，彻底消解回旋跨层机制的内在悖论。

分层是所有叙述的一个基本前提：每一个叙述文本都有其提供叙述者或者叙述框架的上一层叙述。记录类叙述中，被叙述内容是事后追溯，叙述者从定义上已经知晓一切，然后他再选择不同的叙述视角进行叙述。从本质上说，如果一个叙述文本的叙述者是现身的，亦即是剧中人的话，那么这个文本就应当是过去式的——只有事情发生完了，作为剧中人的叙述者才可能有空进行叙述——写日记的行为必须在一天到晚

上才可能进行^①。叙述行为总是在时间上晚于被叙述事件，因此不同叙述层次在时间上的排列就如同堆金字塔，层次越高的在时间上越靠后。由此引出一个根本性悖论——一个上层叙述行为产生一个次叙述文本，次叙述文本由于时间差无法去交代上层叙述行为，这两个叙述层无法在时间上并存。例如当笔者打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字只能一个一个打下来，笔者此时写下的内容无法记录发生在笔者停止记录的那一瞬间及其之后的事情。当这种时间秩序被人为打破时，“下一层叙述卷入上一层叙述如何设立下一层叙述行为”，赵毅衡先生称之为“回旋跨层”。^②由于体裁规约性，虚构型叙述中的时间差悖论不必受到现实真实性问责，所以这种悖论性的机制只能出现于虚构类叙述中。但本文的讨论还必须得绕过虚构叙述中的演示类叙述，因为演示音画多媒介可以形成不同叙述层的多线共时叙述，例如电影经常使用画外音的形式使主次叙述同时展开，主层叙述成为次叙述的画外音，主次叙述双线同时发生，所以在演示型叙述中，回旋跨层不会出现不可克服的时间差困难。因此本文探讨对象以记录类虚构型叙述（尤以小说为例）为主。

一、回旋跨层的三种情况

以时间向度为横坐标，空间向度为纵坐标的小说叙述时空二维坐标图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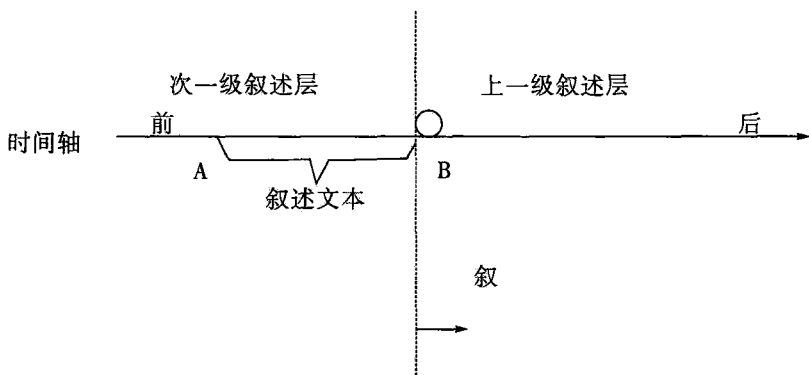


图1 小说叙述时空二维坐标图

^① 董明来：《预言与回旋——从〈百年孤独〉中的羊皮纸看回旋分层的逻辑特点》，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78页。

^②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

如图 1 所示,以时间轴为横向坐标,叙述内容与叙述行为应表示为时间的先后关系,拟图 1 中 A 点为一次叙述的开端, B 点为叙述行为的结束,时间点 AB 间展开一个叙述文本。在时间先后逻辑顺序上, AB 间文本(亦即叙述事件)无法提及发生在时间 B 点及其以后的内容(亦即叙述行为)。叙述文本 AB 不能在“过去”写到“未来”。

空间上,以叙述分层为基础,拟主叙述层设立次叙述为界线。记录类媒介叙述是事后追溯,从定义上讲叙述者在开始叙述之前已经知道一切(即便是未来小说,叙述者也是在“未来的未来”时间点上进行对“未来”的叙述),因此每一个次叙述行为的设立应在次叙述文本的结束点上——图中 B 点。而随着文本 AB 叙述的结束,叙述框架也朝 B 点逐渐收拢,由此完成一次次叙述层的叙述。叙述行为永远在被叙述事件之后,次叙述层无法说明自己的叙述框架是如何被设立的——图 1 中 AB 间文本无法提及 B 点及其以后的事件。

这个坐标示例图在小说中很容易被理解,例如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作家奥尔罕的父亲经历了一场追查真凶的特殊经历,奥尔罕的母亲谢库瑞将这个故事说给了自己的儿子,并在小说最后说道:“我把这个画不出来的故事告诉给了我的儿子奥尔罕,希望他或许能把它写下来。”在此即便我们知道小说已然呈现的故事就是奥尔罕即将写下的故事,但文中母亲也无法说“他已经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因为主叙述层故事发生时间早于超叙述层(《我的名字叫红》这本小说)的叙述行为。小说还未结束,即超叙述层还未结束,那么主叙述层就无法在此前提到超叙述层的结束。

当图 1 中次一级叙述文本 AB 记录了 B 点及以后的事件,便在形式上产生一个回旋跨层的机制。根据图 1 中 AB 间文本席卷主叙述层的不同程度,小说中的回旋跨层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 AB 间文本卷入了 B 点叙述——叙述事件交代了叙述行为

例如韩少功的小说《第四十三页》,主人公阿贝莫名其妙上了一列火车,自己却与整车的人格格不入。身着耐克,手持手机、MP3 的阿贝发现周围的人都身穿中山装,“文革”时代谈吐,“辫子和辫子。他发现好几个女人的耳边都齐刷刷挂着短毛刷。都什么年月了,还有人套着肥囊囊的大筒裤,散发出红薯的气息”^①。此时他在火车上发现了一本叫做《新时代》的杂志,上面提到的正是阿贝此时亲身经历的事情:“深夜,下雨,站台,火车等等。车上有中山装和小短

^① 韩少功:《第四十三页》,见何锐主编,《守望先锋:中国先锋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页。

辫,然后一个新上车的年轻人感到鼻子不爽,然后女乘务员用扫帚敲敲他的脚,差点把扫帚捅向他的耐克鞋……”^① 就连阿贝在列车上遇到的女乘务员莫晓婷,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了杂志上。

这是一篇分为三个叙述层次的小说,包括超叙述层的叙述者,主叙述层的阿贝和次叙述层的《新时代》杂志。次叙述层《新时代》杂志的完成在时间上应先于主叙述层阿贝阅读杂志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无法牵强地将这两个叙述层内容的惊人相似归结为巧合的话,那么这个次叙述文本如何可以在其还没被看见之前就写到了自己的被看见?次叙述层卷入了主叙述层设立下层叙述的行为,提到了其叙述提供者阿贝身处其中的文本,交代了自身如何被生成。此时就出现了与《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看到的手稿与印出的书说到他看到手稿与印出的书”如出一辙的回旋跨层情况:阿贝看到的杂志中写到阿贝看到这本杂志。这是图1中次叙述文本AB卷入了产生它的叙述行为B点事件的情况,也即回旋跨层机制的第一种情况。

(二) AB间文本包括了B点及其以后的事件——次级叙述文本不仅卷入上层叙述如何生成自己,并且“预知”了“未来”

这种情况多被理解为“预言模式”,如同小说《百年孤独》中梅尔加德斯的羊皮预言手稿^②。在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中,继阿贝在《新时代》看见自己亲身经历后,他又在杂志第43页中看见了自己所在列车即将发生灾难的记录:“差点令他晕过去的是:小说在第43页处说到子龙峡,叙说这列火车在那里与一片泥石流相遇,于是车轮出轨,车厢翻倒,电光迸溅,钢铁声大作,有两节车厢在挤压中升起来冲向高空,散落的车轮在草坡上飞跑……”^③ 阿贝相信这本能记录他当下遭遇的杂志本身就拥有非自然的神奇力量,因此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他相信这本杂志预设的结局就是预言。于是他在事故发生之前跳下火车,躲过了一难。后来阿贝经过调查,发现子龙峡不远处的纪念碑上的确记录着20年前在此发生过的一起火车遇难事故,阿贝甚至在纪念碑遇难者名单上找到了当时自己在列车上认识的那位女乘务员的名字,以此细节佐证他当时上的那趟火车将自己穿越到了20年前!而那本杂志的第43页就是对他的一个预言!阿贝看杂志是一个

^① 韩少功:《第四十三页》,见何锐主编,《守望先锋:中国先锋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② 小说《百年孤独》中的人物,梅尔加德斯写下羊皮手稿预言了马多孔镇以及居住其间的布恩蒂亚家族的结局。

^③ 韩少功:《第四十三页》,见何锐主编,《守望先锋:中国先锋小说选》,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页。

产生次叙述的行为,《新时代》作为一个次叙述,不仅叙述了阿贝如何看到这本杂志,更席卷了主叙述层设立叙述行为之后发生的事情。相对于主叙述时间,次叙述作为一个在“过去”已完成的文本,如何能在“过去”记录到“将来”?这是图1中次叙述文本AB卷入了叙述行为B点及其以后发生事件的情况,也即回旋跨层机制的第二种情况。

赵毅衡先生的短篇小说《开局》也出现类似回旋跨层情况。小说中男作家写好了一篇小说开局,但苦于没有一个精彩结局而搁浅,直至一位女作家的投稿引起了他的注意。女作家的来稿天衣无缝地衔接了男作家的开局,让男作家对自己虚拟的故事信以为真,于是他循着女作家的来稿地址寻找到小说中预设的屋子——旅店7号房,男作家正准备进屋见女作家却发现里面早已有有人。这篇小说因其开放性设置,在此可作回旋跨层之解。

首先,男作家处于超叙述层,男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女作家、旅馆7号房、7号房男人等处于主叙述层。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女作家投稿过来被男作家看见这一情节,笔者将其视为一个跨层现象,即作家小说中的人物——女作家故意用一个相互呼应的开局引诱男作家将故事构思下去。主叙述层的女作家对超叙述层男作家的“引诱”导致男作家对自己虚构的小说世界信以为真,于是他跨层进入主叙述世界,顺着自己预设的构思走向结局,即男作家跨层进入主叙述世界,走向自己小说中的7号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男作家跨层进入了主叙述层之后,超叙述层暂时“空缺”一个叙述者。笔者此时的理解是,赵毅衡先生这个“超超叙述者”暂时替代记录)。主叙述层中男作家按构思走向小说结局,最后当他终于到达7号房外,却意外发现在故事结局即将开启的时刻,主叙述层中的故事结局却早一步发生——男作家笔下的“自己”早已抵达7号房间,在预设的场景中与女作家相聚。这里便出现了一个回旋跨层情况:主叙述层中的事件在时间上先于超叙述层中的叙述行为发生,男作家走向7号房外的过程就是主叙述文本的展开过程(此时超叙述层的男作家仍然是主叙述层的叙述提供者,只不过其叙述记录暂时由赵毅衡先生“代笔”),超叙述层叙述还没有结束,主叙述层已经有了结局。在这个文本结局还未被记录下之时,记录者却提前“预知”了自己的结局。这个例子可以看成是图1中次叙述文本AB席卷B点及其以后事件情况的一个变体。叙述事件在时间上跨越了叙述行为,并预知了“将来”。

笔者作如此解释,前提条件是需要揭示主叙述文本与超叙述文本是同一个文本,这样主叙述才能席卷超叙述,在形式上形成回旋跨层机制。因此关键点在于证明男作家笔下的7号房男人就是他自己。细究文本,文中确有三处暗示7号房男人就是男作家自己的证据:

(1) 7号房的男人同男作家身份一样,也是省城来的男作家。

(2) 男作家在门外听见7号房男人与女作家的相聚,正是男作家预设给自己的情景。

(3) 如果以上都可以归结为巧合的话,那么文中还有一处反面论证。小说最后男作家认为自己应该重写开局,用第三人称旁观式叙述。这就表明作家因自己的叙述策略失当,未能将自己的生活和叙述世界区隔开而苦恼。如果用第三人称旁观式叙述的话,就彻底区隔了自己与主叙述世界,避免了7号房男人成为自己的可能,也就没有文中男作家在房门外意外预知结局而引发的恼怒。

这篇小说存在诸多有违现实的情节,如文本中男作家构思的小说开局,不仅有一位女作家天衣无缝的来稿,男作家更是寻到了原本小说中虚构的预设场景,小说中的世界按照作家原构的思路发展,仿佛男作家虚构的小说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些都不无神秘色彩,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笔者对其进行回旋跨层机制的解读——时间、逻辑上无法接受来自现实真实性的问责。

(三) AB间文本席卷了它所置身其中的整个上层叙述文本

一部小说中的一个次叙述文本竟然提及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得不说是次级叙述对上层叙述的全面席卷。例如《镜花缘》第四十八回记载:唐小山到小蓬莱看见玉碑上记载着“姐妹日后之事”,于是她用芭蕉叶将这预言抄写下来。同伴养的白猿看见了,唐小山将此碑记托给它交由有缘之人。白猿后来访到了太平之世,有个“老子的后裔”,于是将碑文托付给了他。最后此人“年复一年编出了这本《镜花缘》一百回”。如若将《镜花缘》书中人物所处的文本称为主叙述层的话,那么唐小山抄写的碑文便是次叙述层。若暂搁置《镜花缘》神话题材,这个次叙述层碑文在时间上早已刻好,却如何能俱载“日后之事”?这里按照时间逻辑,已经出现了一个回旋跨层机制。更令人思之悚然的是,主叙述层提到这个次叙述文本被改编,竟成了超叙述层《镜花缘》的由来。本来抄碑文是《镜花缘》一书第四十八回之事,碑文所记“日后之事”也应为四十八回之后的事,而作者根据碑文整理出的《镜花缘》竟是超叙述小说《镜花缘》这本书!那么唐小山抄碑文之前的四十八回情节作者是如何知道的?这个次叙述文本被主叙述生成之后却反过来席卷了整个超叙述层。这是回旋跨层机制下,次一级叙述全面席卷上层叙述的绝佳例子。

二、对不同情况下回旋跨层小说悖论的反思

正如本文开端所言，回旋跨层自身的时间与逻辑悖论出现在小说中，读者却不必追究其合理性，原因在于小说体裁的社会规约免去了真实性的问责。逻辑上的反常必然会引向神秘主义，因此此类小说更容易被贴上“神话”、“魔幻”等标签，与所谓“现实主义”区别开来。例如上文所举《镜花缘》、《百年孤独》等都属于神话魔幻类的小说。即便如《第四十三页》一类小说，虽未出现神魔，但单就主人公穿越到20年前亲历预言躲过一劫的情节设计来看，先锋实验小说的标签也让这篇作品涂上一层非自然的神秘色彩。这绝非只是因为作者偶尔“写糊了”，也并非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招。如果说远古的幻想文学如《山海经》主要缘于人类对于自然的不可知的敬畏，其后在佛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投射与反思，形成《镜花缘》等寓言性的写作，那么对于当代幻想文学如武侠及“新神话主义”创作的态度则体现了现代人对世界认识的根本性偏差。启蒙理性的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断裂，现代人的认识论框架局限于经验世界，排除一切非经验性真理。当代幻想文学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反思理性主义，试图超越经验“现实”，恢复人们对超验世界的意识，以帮助现代人摆脱物质世界的限制，获得一定意义上的超脱。^①除此以外，其内在的时间悖论、逻辑特点都是值得为之深思的。

在上文第二种旋跨层机制的情况中，最常见的处理方式便是“预言模式”，此时次叙述层文本通常都是在“过去”提前预知“未来”。这种情形下回旋跨层自身的逻辑时间悖论一定程度被“预言模式”消解。因为对于“预言”来说，“在过去预知未来”正是其应有的题中之意。《第四十三页》叙述者虽并未明确告知杂志《新时代》是一本预言之书，但文本中它明显被当成一本拥有预知能力的奇书，文本情节也在这种预言模式的推动下发展——阿贝亲历预言并躲过一劫，后来他才调查确认这一场事故曾在20年前真实发生，并由此推断自己当时上的那趟火车“穿越时空”将自己带到了20年前。此时若我们认定这是预言，那就不会追究这本杂志如何能在“过去”写到“未来”，因为预言“理当”如此。正如在《百年孤独》中，按正常叙述的时空逻辑，梅尔加德斯曾经写下的羊皮手稿本无法提及布恩迪亚家族的未来，雷奥连诺也无法在读羊皮手稿的时候读到自己读羊皮手稿一事。但在预言模式开启的状态之下，雷奥连诺不可能不在读手稿的

^① 方芳：《中国现代幻想文学叙述研究之构想》，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162页。

时候读到自己读手稿,反过来,手稿若不能预知布恩蒂亚家族日后的历史以及马孔多镇最后消失的结局,那便失去了预言的作用,也失去了整部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的题中之意。预言本身就可以并且应当包含它自己的被阅读、被预言,一切回旋跨层自带的悖论张力在这样一个神秘文本之下,穿上“预言模式”的隐身衣,其内在的逻辑时间悖论虽没有消除,但此刻它们是被悬置的,从这个意义出发,内在矛盾虽在定义层面上存在,但也不至于不可调解,回旋跨层机制悖论在预言模式下被一定程度“合理化”。

小说回旋跨层第三种情况,次一级叙述文本不仅卷入上层叙述生成自己的过程,并且裹挟了整个上层叙述。如上文所举例,《镜花缘》的次叙述不仅提到《镜花缘》这本书的由来,更是席卷了整个超叙述《镜花缘》这本小说。被生成的文本提到了自己如何被生成、被怎样生成以及完成的结果(书名)。单就这个例子而言,这里有一个生成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即全书结尾处“此人……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这《镜花缘》一百回”点明了次叙述唐小山抄的碑文正是超叙述层《镜花缘》,这是次叙述层全面席卷超叙述的关键点——文本自身写到文本产生的过程,次叙述层文本和超叙述层文本被揭示为同一个文本。但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这个形成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略显脆弱,亦可辩解。

辩解点在于与“自生小说”的对比。“西方所谓‘自生小说’(self-generating novel,或self-begetting novel)……往往让主人公经历了生活的种种酸甜苦辣,最后成熟了,决定拿起笔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①自生小说和回旋跨层小说比起来,前者少了上文提及的回旋跨层关键一环:在自生小说中找不出依据证明次一级叙述文本就是超叙述层,即我们正读到的这本书。自生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过一切后,计划将整个经过写下来,虽然这样一个成长的经历已然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主人公想写的小说却无法是我们眼前读完的这本小说,二者因存在时间差而无法共存。由此,从以上所举《镜花缘》的例子,我们能证明其回旋跨层机制关键环节在于两个叙述层次都提到了《镜花缘》,如若将这个关键点作一个巧合上的处理,那么可以得出如下理解:

《镜花缘》这本小说与被“老子后裔”事后所整理出来的《镜花缘》是两本不同的书,两本书只是名字恰巧相似而已。

这样的理解下,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不成立,次一层叙述无法证明与上一层叙述为同一个文本。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此时回旋跨层机制被消解?笔者只能退一步认为,就这个例子而言,对《镜花缘》作如此理解难免牵强。因为在《镜花

^① 赵毅衡:《中国小说中的回旋分层》,载于《文艺研究》,1990年第6期。

缘》的例子中，形成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不仅是书名的重复，而是“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这句话带有两个明显指称——“这”，且语气对应为一个完成时态，这两点都指向：碑文编辑之书正是读者看毕的书，书名重复只是其关键因素之一。

但以上推论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即当回旋跨层机制的全部关键点落到可作“巧合之解”的因素，例如书名的重复，便可以此拒绝回旋跨层机制的生成。

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解释：叙述者既想交代文本来历，又想逃避逻辑矛盾，于是选择这样一种态度模糊暧昧的掩盖手段。当然，这是后话。

三、回旋跨层悖论的自我消解

——“偷听模式”下次叙述层动态化的小说文本

以上三种回旋跨层式小说在形式上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次叙述层都是一个已完成的永久性文本，如堂吉诃德见到印刷好的书，阿贝看到写好的杂志，雷奥连诺读到的羊皮书卷等——都是一个已写完且不再被更改的文本。笔者在此所谓的“次叙述层动态化”，并非指次叙述文本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是指这样一种情况——次叙述作为一个可能被随时更改的文本出现在某篇小说中。

这种小说文本是预言模式的一种变体。预言式的次叙述文本依靠某种不合逻辑但易被接受的神秘主义，在“过去”预知“未来”。能否存在另外一种情节安排，既能保证次叙述文本提前知晓主叙述情节下一步发展，又抹除这层神秘主义呢？笔者设想将“预言”换成“偷听”，“偷听模式”并非只能是“偷听”，而是指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听、偷看等方式，提前知道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如短篇小说《14日晚8点》^①，此小说讲述了一起预谋案件。

M是一位不入流的小说家，长期为一本蹩脚杂志专栏连载小说，黄先生把M笔下的男主角当成了自己，经常感慨自己对男主人公的际遇感同身受。然而他与M作家素不相识，并不知道其实M患有严重的偷窥癖，她习惯在半夜打开别人家的信箱偷窥信件，以此给自己小说构想寻找灵感。黄先生是一位离婚13年的单身中年男人，生活贫乏，没有朋友，喜欢自己给自己写信，以此记录生活。他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影子被写进小说是因为M也偷窥他家的信箱。这个秘密持续多年却从未被发现。偶然一次，M偷窥到一封记录着预谋杀害的信件，谋杀计划周详完备，而谋杀对象正是她的忠实读者黄先生，时间是下月14日晚8点。寄信人隐匿了自己的身份，M作家想告诉黄先生此事，但又不能将自己偷

^① Hellocat:《14日晚8点》，原文网址：<http://www.rain8.com/plus/view.php?aid=21353>。

窥信件一事说出去。她想到下月14日是自己连载小说更新的日期,于是将偷窥到的密谋计划写进自己的连载小说。14日晚,她赶在计划开始前乔装成送订员将杂志送到黄先生手中。M有意设计让黄先生在小说中看到自己看小说的情节。《14日晚8点》写道:

黄先生按惯例泡好一杯茶,翻开连载小说。M当然清楚黄先生先生的阅读习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连载小说这样开始:“此刻他泡了杯西湖龙井,坐到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习惯性地抬头看墙上大钟:8点整,阅读时间到了。他拿起这本杂志翻到这篇连载小说”,黄先生先生此时一愣,眼前的这杯西湖龙井和墙上指针8点的大钟仿佛一个天大的玩笑。

然而随着阅读的继续,黄先生先生随即发现这个玩笑恐怖得让他不敢往下看,却又不得不往下看。晚8:15,M事先掐算好他的阅读时间,将关键情节写进小说:“他听见门外一阵急促敲门声,一个小女孩儿说自己迷路了请求他开门。千万别开!……”此时黄先生先生的门被敲响,可骇的竟也是一个小女孩儿说自己迷路了请求他开门。黄先生头皮一阵发麻,他强迫自己屏住呼吸继续看下去:“那个小女孩儿用可怜的哭声再次央求着他开门……”此时门外小女孩儿突然在门外哭起来:叔叔求求你开门,不然我会死的……黄先生先生颤抖的手几乎无法翻页,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几个字差点让他晕过去:“这是一场谋杀!……”黄先生先生无论如何都无法再继续看下去了,他带上这本杂志翻出阳台,逃离出了自己的屋子……

这是一个分为三个叙述层次的小说文本,包括超叙述层的作者,主叙述层的M作家、黄先生等,以及次叙述层连载小说,黄先生翻看这篇连载小说是一个主叙述层产生次叙述的行为。这个次叙述在定义上是回溯式的,被叙述事件在过去已经被记录完,从时间逻辑而言,既然次叙述在过去已经被写好,它就无法再去交代在这之后发生的、产生它的叙述行为。当文本出现“黄先生在他看的小说中看见了此刻自己的境遇”时,明显存在一个回旋跨层的叙述机制。

然而就整个叙述而言,这个回旋跨层并非存在无法解决的时间差和逻辑悖论。时间上,我们可以清晰理出情节发展的先后顺序:M偷窥黄先生的隐私,并偷看谋杀计划——M提前将谋杀情节撰写进连载小说——黄先生看见小说里讲述此刻他的境遇。回旋跨层在第三个环节出现,然而整个叙述文本却保证了时间上的“被叙述事件”早于“叙述行为”发生;逻辑上,由回旋跨层机制带来的矛盾——黄先生如何能在一篇已经写好的小说中读到自己此刻看小说的境遇?——在此也能很容易被解释:M提前偷窥到了一切,她故意按黄先生阅读

习惯设计小说情节，使黄先生阅读到的谋杀情节与他经历的谋杀过程保持同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以上回旋跨层的情况，却又“合情合理”消解掉内在时间逻辑矛盾。至于“M是如何做到使黄先生阅读到的谋杀情节与他经历的谋杀过程保持同步？”这样的追问，已经远离本文讨论范畴，在此不作追究。

以上例子中，M通过“偷看”提前知晓“未来”，使读者很容易回答回旋跨层在逻辑上带来的悖论追问。然而“偷听模式”绝不是消除回旋跨层内在悖论的唯一关键因素，它需要与另一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悖论的消除，即次叙述文本动态化处理。这里，小说《14日晚8点》次叙述层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设置：它是一部连载小说，从定义上讲是一个待续的文本，其体裁规定了它的情节可以在某一次阅读之前被改动。后者保证了前者“偷听模式”的正常运作，使得这种回旋跨层机制小说消除内在悖论。

论述到此，笔者可以安全地宣称，以上“偷听模式”下的回旋跨层机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时间逻辑悖论。

总 结

赵毅衡先生在《广义叙述学》中认为，回旋跨层机制是存在于叙述中的一个普遍悖论，然而在小说中，这样的悖论在不同情况下或多或少被赋予一定的合法性，其悖论性或被悬置，或被拒绝，得到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消解。“预言模式”下的回旋跨层机制，悬置隐藏了回旋跨层的时间逻辑悖论，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合法性；次叙述层全面席卷主叙述层的回旋跨层式小说，在与自生小说相对比的基础上，形成回旋跨层机制的关键点全部落在可作“巧合之解”的因素上时，则可利用“巧合”拒绝回旋跨层机制生成，从而规避叙述内在悖论；笔者最后设想的“偷听模式”中，次叙述文本若得到“动态”处理，回旋跨层悖论则被消除——文本既出现回旋跨层机制，又保证了上下叙述层次之间在时间上的正常先后顺序。

作者简介：

石薇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